生如夏荷

◎司德珍(山东邹城)

秋菊冬梅,春兰夏荷,每个季节都有一款花草作为它的专属名片。荷花是夏天的代表,自古以来,文人墨客对它很是青睐,留下了许多咏荷佳作,李商隐夸它性情率真,“唯有绿荷红菡萏,卷舒开合任天真”。周敦颐赞它品格高尚,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。而杨万里写尽了荷花的一生,从初夏的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到盛夏的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再到冷秋的“绿池落尽红蕖却”,每一首诗词都令人动容。

我居住的小城里有一片湖,里面植了成片的荷,每到仲夏时节,荷花盛开,前来赏荷的人络绎不绝。近日,好友迫不及待地相约赏荷,遂一同驱车前往,一路欢呼雀跃,仿佛是去见一个久别的好友,心中陡然生出无限欢喜。

六月的荷,绿肥红瘦,大多荷花还是半开的状态,它们羞涩地立在层层叠叠的荷叶间,犹如点睛之笔,让湖面灵动丰盈起来。荷花不同于其他花,花开的时候,高调炫耀,似敲锣打鼓般沸沸扬扬,唯恐旁人不知。荷开的时候,不吵不闹,几朵粉红,几朵雪白,错落有致地倚着一池绿水,浅笑盈盈,如娴静的小姑娘,眼眸里盛满清纯美好,把优雅之调演绎得淋漓尽致。看荷,也不像看其他的花草,满心满肺都是炽热的情愫;看荷,心会不自觉地变得安静恬淡起来,平日里心中积存的浮躁也悄然褪去。

小时候,我常跟着祖母去村外看荷,从春到秋。祖母爱荷,大抵跟她这辈子的生活经历有关。祖母出身于地主家庭,家境殷实,但她身上却没有好逸恶劳的习性,嫁给我祖父后,更是终日劳动,没有过上一天享受日子。祖父家里穷,祖母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换口粮,但因为成分不好,即使她的工分是队里最高的,也换不来相应的口粮,可祖母却从未抱怨委屈过,她说,只当补偿娘家父辈的罪孽吧。后来祖父去世,祖母只身挑起一家人的生计,上侍公婆,下养儿女,苦熬几十年才得圆满,个中辛酸恐怕唯有祖母自己明白。

记忆里,祖母每逢遇到难跨的坎儿,都会去荷塘边小坐一会儿。我们很是疑惑,便问她缘由,祖母解释说,看看荷就有继续活下去的力气了。她说,有些花草生在乡野的泥土里,稍微伸伸胳膊动动腿,就能探出头饱吸阳光,而荷花不同,她从淤泥里醒来,在黑暗冷水里拔节生长,还得化解周身的戾气,方能探出头,触摸到阳光的温暖,开出明媚的花朵,这种坚韧超越了任何花草。祖母每每说起这些话,眼角都会泛起泪花。

幼年的我未经历过生活的艰辛,自然无法体会到这些话里的含意,那时喜欢荷,只觉得荷花好看,莲蓬鲜嫩,莲藕脆甜,后来随着年岁增长,才爱它的品质多于它的观赏和食用价值。

我立在湖边,看着那满湖的荷,不由得涌出无限的敬意来。花也好,人也罢,在生命的长河里,谁都无法预料自己会遇见什么样的逆境,但我们唯有拼尽全力,在泥泞里挺起腰杆,拿出不屈不挠的气势,才能让生活绚丽多彩,才算不辜负生命一场。

生而为人,当为夏荷。

美丽的相约

◎陈来峰(河南新乡)

周五下午去学校接孩子,那叫一个人山人海。往往是放学铃声还没响,等候已久的家长们便呼啦啦涌到大门口,个个伸长了脖子往里瞅,恨不得将大门给击穿了。

我总是远远地站在旁边,眯着眼睛静候着,因为不一会儿女儿便会欢蹦乱跳地过来寻我。

倒不是女儿的眼睛多么好使,而是我们早就约好了地方,就是这个偏僻的角落,那棵梧桐树下。

记得儿时,母亲除了侍弄几亩薄田,还会去附近的工厂打零工,家里总是没人,而我放学回来就无法迈进家门。在我接连丢掉几把钥匙之后,母亲再也不让我带钥匙了,最后,她想到一个好主意,那就是将钥匙悄悄地放在我家大门的一个角落里。那个角落很隐蔽,外人根本不会发现。这个秘密只有我俩知道。

后来每每想起此事,我就会联想到那句著名的接头暗号:天王盖地虎,宝塔镇河妖,觉得这两件事有着某种关联,然后笑得前仰后合。

去年五一,我从城里回家,发现大门紧闭,便还去那个角落摸,钥匙竟然还乖乖地躺在那里。三十多年了,母亲一直记得我们的约定,她对我的爱仍然没有变。

人生的路上,会有不少相约,而能一直坚持不变的又有几个呢?就像这流逝的光阴,匆匆而过的岁月,能让我们记得的又有几刻?

百燕是我同学,模样俊俏,温婉可爱。高三那年,我们总是在下午放学后在操场的一个角落相遇。我们只是简简单单说几句话,用眼神互相偷偷打量几下,便会心生欢喜许久许久。我们没有相约,却胜似相约,而且风雨无阻。

美丽的相约,往往能给我们无穷的力量和希望。

庆红是我一个同学,放寒假的时候我们约好了,年后她去我家找我玩。那时候没有电话,更鲜有手机,我左顾右盼就是不见她的身影。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傍晚,突然有人敲门,我疯了似的扑过去,果然看到美丽可爱的庆红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我兴奋地紧紧抱住她,久久不放。

多少年过去了,这些美丽的相约仍历历在目,不能忘却。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亲情、爱情、友情,也蕴含了太多的人生哲理和希冀。

有时候我们的相约不仅仅是一个约会,而是一个美好的人生记忆。

我的母亲

◎肖彩蕊(河南郏县)

我的母亲2013年6月去世,享年91岁。她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农村老太太,也是我们周围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好人。

母亲很小时候就没有了爹娘,和哥哥妹妹跟着伯父伯母长大。为了不成为伯伯家的累赘,她有活抢着干,最晚一个吃饭,十二岁时学会了扬场,还和哥哥争着扛麦袋。母亲上年纪以后经常腰痛,那是她未成年时争强好胜落下的病根。

母亲出嫁那一年正赶上伤寒病大流行,婚后不到一年,我的伯母撇下三个女儿和仅半岁的儿子撒手人寰,伯父不久被国民党抓走当兵,爷爷染伤寒病去世,奶奶哭瞎了双眼,好好一个家面临崩溃。母亲绝望地向舅舅求助。舅舅自幼与我母亲一起饱受失去父母之痛,对母亲的遭遇感同身受,他鼓励母亲再苦再难也要把这几个孩子抚养大。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宽厚善良之心,在舅舅的扶持下,母亲硬是把伯父伯母留下的四个孩子抚养成人,成家立业。

几十年里,母亲含辛茹苦,无怨无悔。她常常告诫我们,举头三尺有神灵,善恶不用自己说。

上世纪四五十年代,普通农家的穷不是一般的穷,加上我家人多劳力少,吃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一年连着一年。但不管饭多饭少,一定是先让老人吃,再让侄子侄女吃,母亲绝对最后一个吃,往往十次里有八次九次是把锅底刮了一遍又一遍,最后加半碗开水喝下。

父亲在村南洼开了半亩多荒地,秋季会种些水稻。打下新谷后,母亲扳着指头一家一家挨着算,六个姑姑哪家要娶媳妇办婚宴,哪个外甥生小孩待米面客,用水桶一桶两桶当场分好,近者通知来取,远者派我们送去。年年种稻谷,家里也没吃过几次大米饭。母亲知道我们不是那么情愿,就说:只要能给别人,说明咱有;等到向别人伸手要,咱家就真是穷了。

堂哥成年后一直在村里当干部,嫂子身体不好而且也不怎么会做饭,几个未成年的子女不能干活,农忙时节常常让我姐家的几个孩子来帮忙。可是每次老表们从地里干活回来,母亲都要我喊他们回我家吃饭。我不理解,娘说,快去吧,他们干半天活,早饿坏了。要记住,家没有吃穷的,只有败光的!母亲对儿孙辈个个都亲,他们对我母亲自然是千般敬万般爱。不管谁家里有难事都找她,心里有委屈也找她。母亲是我们家族的主心骨。

父母吃苦受累,养活我们两家人,到七十多岁时仍丢不下家里的农活。父亲76岁那年突然晕厥,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去世。我们追悔莫及,下决心好好孝敬母亲,让她老人家能安度晚年。母亲搬进县城后,生活上一直不习惯,却从来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和不安,始终用阳光一样的笑脸展示着内心的坦然和满足。住儿子家里夸媳妇好,住女儿家里夸女婿好。当然,这个“适应”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对儿女们的理解。在我的印象中,从来没有让她不满意的事,更没有让她生气的事,夸奖人倒是她一辈子的习惯。

母亲一生追求完美,在苦胆煮黄连的日子里,她用心、用情、用爱、用善良和热诚追求精神道义上的完美,心灵心愿的完美;当我们日子变好了,条件改善了,她倾其所有,用其所能,用理解的微笑、知心的暖语,用她顽强的精神、纯朴的心,为一家人传递快乐,增添喜悦,让家人备受慰藉。

本社地址: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邮编:467002 印刷: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(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) 电话:3988715 广告许可证:002 零售价:每份1.5元
全媒体编委会办公室:4961924 新闻报料:4940000 广告刊登:4963338 发行服务:4965269 平报购时惠:8980198 上期开印:1:50 印完4:20